

A close-up portrait of an elderly man with dark hair and glasses, wearing a light blue suit jacket, a white shirt, and a patterned tie. He is looking slightly to the right with a serious expression. The background is dark and out of focus.

没有科学的幻想 难有科学的理想

——追忆潘家铮院士与《科技潮》的缘分



2012年7月19日上午10时40分，八宝山告别厅，我们送别潘老。在三鞠躬的时候，我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。18年前第一次拜会潘老时的情形，记忆犹新，历历在目。

7月13日中午，我刚从单位出来走在长安街上，就接到潘家铮院士秘书李永立发来的短信：“潘总走了……12:01”。就这几个字。

我马上回拨电话，那边声音哽咽。

不必多说什么了，我很快也陷入到悲痛和怀想之中。

7月19日上午10时40分，八宝山告别厅，我们送别潘老。在三鞠躬的时候，我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。18年前第一次拜会潘老时的情形，记忆犹新，历历在目。

邂逅

1993年8月的一天，我在北京西四新华书店看到一本书，名为《一千年前的谋杀案》，上面还标注了一行字：“潘家铮科幻小说集”，出版单位是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。

潘家铮何许人也？好奇心促使我打开书页，作者介绍上的文字着实让我仰慕：“他发表过学术论著近600万字，是国内外著名的水电专家和坝工权威。……于1980年获中国最高学术称号——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，1989年被授予国家设计大师称号。”

再往下翻看，我又惊讶地发现，此书竟然是时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宋健给作的序！序中写道：这是“一本有新意的科幻小说集”。……浏览后不禁被作者的渊博科学知识、奇妙的构思和优美的文笔所吸引。它熔科学想象力和现实科学追求于一炉，情节引人入胜。……真可谓‘出乎今人意料之外，在于科学情理之中’。”

书买下后没两天就读完了。虽说作为科幻迷和科幻研究者的我接触科幻小说不少，但看院士写的科幻小说却是头一回。此番感觉大不一样，似有一种独特的东西让我回味不已。套用当下之言辞，算是人文色彩浓郁吧；而且，其科学构思亦显别具一格。

就在那一时期，我所供职的《科技日报》开设了一个新栏目“院士·科海甘辛”，专门发表记者采写院士的特稿。于是我便想到可以借采写这个栏目稿件之

机，拜会一下我觉得“可能很有意思”的潘家铮院士。

拜会

1994年1月14日下午，我在府右街一个古色古香的幽静院子里，见到了潘老。

记得，客套之后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，他走上水电道路纯属“历史的误会”，因此从他这里恐怕是很难采访到什么“先进事迹”的。他还提到，在一些跟年轻人见面的场合里，他常被抬举成“自幼热爱水电建设，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”，而他听了总是面红耳赤。因为不仅“卓越贡献”谈不上，就连“自幼热爱”云云，也与事实相距甚远。

老人家的坦率、真诚让我吃惊。他告诉我的“事实真相”是：出生于破落书香门第的他曾是个很笨的孩子，打小就做着“才子佳人”梦。言情、武侠和公案小说之类的“闲书”他看了很多，但蠢事也做了不少，父亲常常气得拍案大骂他是个“呆虫”。1945年投考浙江大学时他填报中文系，曾招致父亲的坚决反对。父亲喝斥他：“满脑子的风花雪月如何能够养家糊口？荒唐！要读实科，学些真本领，才能有个好饭碗。”

潘家铮无奈，填报并考上了时髦的航空工程系。第二年夏天，他从报上得知有位留英归来的航空博士因就业无门、贫病交加而饮恨自杀，不禁倒抽了一口凉气。念及日后的生计，他又改换门庭，转到了更为“实用”的土木工程系。

1950年大学毕业后，潘家铮来到钱塘江水力发电勘测处，成了新中国的第一代水电工程建设者。那时候，国内的水电建设事业基本上还是空白一片。这种状况对他来说真是一个巨大的刺激。“它让我掂出了一个大国水电工程师的分量。如果说，我当初的职业选择是被动地赶鸭子上架，那么，今天我则是心甘情愿主动上阵。”

潘老说，他对水电事业的兴趣和感情是逐渐培养出来的——这就叫“先结婚，后恋爱”。

“练笔”

在1994年的那次交谈中，潘老告诉我，他写科幻小说纯属偶然。大约是在1990年前后，三峡工程还没有上马的时候，他闲着无事，跟朋友们争论起一个问题：人类制造的机器人可以仿真到什么程度？机器人最终会不会威胁人类生存？他的看法是，机器人的智能永远达不到真人程度，也不可能消灭人类。他觉得，要是写篇小说的话，应该可以比较自如地申明这个意思。

小说写好后，潘老寄给葛洲坝工程局的一位好友看，想不到竟大受赞赏，并且被她送往一家内部文学期刊发表。1992年3月，潘老就有关三峡工程论证中一些有争议的问题，接受《科技改革与发展》杂志（后改名为《科技潮》）主编李慰怡采访。在随后的闲聊中李慰怡得知潘老喜欢舞文弄墨，就向他约稿，他立刻拉开抽屉，交出几篇自称“练笔”的科幻小说。

李慰怡当即粗略地翻阅文稿，“一下子便被吸引住了，发现这是不可多得的真正的科幻佳作。”其中的一篇即《康柯小姐的爱情悲剧》在1992年第7期的杂志上发表，获得了广泛的好评。几个月后，《一千年前的谋杀案》又在1993年第1、2期的杂志上发表，更为读者所欢迎。

当李慰怡得知潘老还有不少这样的存稿时，便向他提议结集出版，并表示《科技潮》杂志社愿意为他做些编辑出版方面的事务性工作。潘老欣然接受这个建议并同意将集子列入“科技潮丛书”出版。

潘老谦虚地说，自己写科幻小说属“玩票”性质，多半缘自于自己年少时的文学梦。要说动机嘛，倒也有，那是在一种道义和责任感的驱使下产生的动机。他认为科幻是科普的一个组成部分，我们国家恰恰比其他国家更需要科普与科幻。因为，这类“不入流”的作品可以起到意义深远的作用。

比如，从正面来说，好的科幻作品确实能够预先描绘科技发展的方向和成就，启发读者的想象开拓能力，树立和坚持钻研科学的决心，还能通过阅读得到精神

上的享受与觉悟上的提高。而在创作中潘老想得较多的是，尽量使人物角色多一点人情味和中国味，使故事多少能够反映当前的社会矛盾，反映科技发展的双面刃性质，反映善与恶的斗争，反映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密不可分的关系。

纠偏

不必讳言，在我国，想象力的培养向来不被看重，海阔天空式的想象在常人眼中几近“胡思乱想”，没个正形，也难得“入流”，更别说划入什么“素质教育”的范畴了；而科幻小说在我国的发展之路，也经历过一番曲折。或许正是因为这样一些缘故，著名科幻作家、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金涛评价说，潘家铮院士加盟中国科幻小说的创作，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，对历经磨难的中国科幻界的无声的支援；而潘老的行动，也必将带动更多的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关心、支持目前还十分幼小的中国科幻小说。

在发表于《科技潮》1993年第11期的一篇短文中，金涛这样说明他的心情：

“……然而，现在我们终于有了一本中国的科学家来亲自动笔写出的科幻小说。当然，中国的科幻小说家多数是研究自然科学的，有的在科学与文学两个领域均有建树，但潘家铮先生毕竟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（现在则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）、海内外知名的水电工程设计专家。由于作者在科学技术界的地位，以及富于科学素养和学者眼光，他的科幻小说的问世，对于寂寞的中国科幻文坛无异于响起萌生万物的春雷。它的影响和对于纠正世俗的偏见，恐怕远远超过了作品本身。”

继《科技潮》为潘老科幻小说的发表“推波助澜”造了“势”之后，又经由金涛等人的努力，他更多的科幻作品得以发表并结集出版，并且越来越受到读者青睐。2006年12月14日，《潘家铮院士科幻作品集》新书发布暨研讨会在中国科技馆举行。潘老的同行、中国大坝委员会主席陆佑楣院士在发言时讲到的一个观点，引起了与会者的共鸣。他说：“一个民族，如果没有科学的幻想，大概也很难有科学的理想。”

2007年底，《潘家铮院士科幻作品集》被授予中国图书出版界最高荣誉——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。同年，中央电视台“大家”栏目为潘老制作专题节目，李慰谔与笔者同时接受采访，回顾了潘老因科幻小说而与《科技潮》结下的缘分，并剖析了他的科幻作品的现实意义。

潘老曾经说过，为了做到既启发人的想象力又不使年轻人走上歧途，“科幻”与“科普”必需并重兼行。而他本人“不自量力地写起科普和科幻书来，的确也有这方面的考虑。”同时，他希望和呼吁从事科普创作的文学家、科学家能多写一些科幻作品，也希望和呼吁科幻作家特别是年轻作家深入学习科技、真正进入科学殿堂并且参与科普创作。

在一次访谈中，他对我说：“我经常幻想：如果有一本书，上半册是一篇引人入胜的科幻佳作，下半册是一篇优美的有关学科的科普作品，使人在翱翔于幻想的天界后，再受现实的科普洗礼，知道‘幻想’与‘现实’间的差距和障碍，知道为战胜这些障碍要付出多少汗水和多大的代价，知道在攀登科学高峰时没有捷径和秘诀，更不可能无中生有和不劳而获，该有多好！”

规劝

其实，潘老与《科技潮》之缘，不止于科幻小说。

1997年6月和10月，一位攻读电力工程的学生两次致信潘老，要求支持他搞永动机研究。潘老两次回信进行劝阻和批评，其中第一封信在《科技潮》1997年第10期上发表。

潘老在写于1997年8月18日的第一封回信的开头写道：“事实上，我收到过不少类似的信，你的信最具代表性，心情也最迫切，所以我就将这封信作为公开信在《科技潮》上发表，我相信能取得你的谅解。”接着潘老表示：“我的回信一定使你很失望：我坚决不赞成你去研究什么永动机。我认为，这种‘研究’必将浪费你宝贵的精力与年华，最后以一无所成而告





终。希望你仔细考虑一下我下面的几点意见……。”

在循循善诱谈完几点意见之后，潘老感慨：“我痛感到我国青年容易走上两个极端。一是习惯于接受灌输式教育，想象力不丰富，囿于前人、名家的结论而不敢稍有逾越；二是不愿意艰苦努力、扎实地打好基础，总想一鸣惊人，一步登天；或声称自己已简单地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，或宣布已发明了什么伟大的原理，或认为已制成了永动机。这两个极端都是非常有害的。”

1997年10月23日，潘老给那位执迷不悟的年轻学子复了第二封信，这回口气就十分严厉了：“接到来信，我感到很失望。因为你没有听取我的劝告，执意在错误的路上走下去，这对你是非常不利的。我愿意再一次写信给你，进行严肃批评。从来信看，你对物理学中一些最基本的概念也不清楚，……你的根本毛病是

个‘懒’字。你不愿意作出艰苦努力，从数学、物理的基本知识一步一个脚印地学起，总想一鸣惊人、一步登天。不幸科学领域不是股票市场，从来没有不劳而获、无中生有的好事。”

末了，潘老很不客气地写道：“信就写到这里，不必回信，我也不会再读你的来信和看你的什么永动机设计。你不珍惜自己的青春年华，我还不愿意把有限的余年花在什么永动机讨论上去。盼三思！祝进步！”

我最后一次拜会潘老是在2008年初、他的科幻作品获得大奖之后。

面对我这个后生小子的“恭维”，他接连抛出几个“不敢当”，还风趣地说：

“你知道，大家抬举我的那些东西，都是早几年写的。如今我已经上了岁数，就像是一台古董计算机，运行的速度太慢啦，这是自然规律。所以，我根本不可能再写出什么东西来，你们就把我当个废品看好

了。”

他还兴致勃勃地跟我聊起，重阅王安石《读孟尝君传》一文，他有了一些新的感受和认识。孟尝君“礼贤下士”历来被人们所称颂，其逃离险境亦受助于“鸡鸣狗盗”之徒。但在王安石看来，孟尝君身边根本就没有什么高参。他收罗那些“鸡鸣狗盗”之徒，真正有本领的人反而看不起他，不屑进入他的门下。

就此潘老评论说：“我觉得王安石讲的有道理，至少能够自圆其说。在技术上，学理也是相通的：有许多大家看法一致的事情，实际上未必正确。应该换个角度想一想究竟是怎么回事。比如，……”

那时，潘老的身体已经在走下坡路了，看起来他总是显得很疲倦。但我仍能从他带着浓重绍兴口音的平缓话语中，感受到他的睿智、真诚和激情。

愿潘老一路走好！